

湖北省武汉市优秀期刊

1996 一九九六年第三辑

(总第六十五辑)

武汉文史资料

汉口忆旧(四)

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 编：萧志华
编 审：刘通鸾
副 主 编：殷小琴
责任编辑：徐双明 吴义隆
封面设计：韩鄂生



武汉文史资料 (季刊)

1996年9月出版

主办：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刊号：ISSN1004-1737
CN42-1056/K

出版：《武汉文史资料》编辑部

广告许可证：武工商 146 号

印刷：湖北中光印刷厂

地址：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

发行单位：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

电话：28320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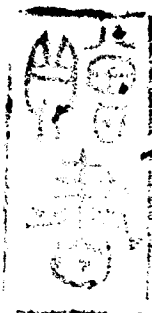
发行范围：公开发行

邮编：430014

定价：4.80 元

武汉文史资料

一九九六年第三辑
总第六十五辑



汉口忆旧（四）

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江岸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江汉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硚口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 编·萧志华
编 审：刘通鸾
副 主 编：殷小琴
责任编辑：徐双明 吴义隆
封面设计：韩鄂生



武汉文史资料 (季刊)

1996年9月出版

主办：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刊号：ISSN1004-1737
CN42-1056/K

出版：《武汉文史资料》编辑部

广告许可证：武工商 146 号

印刷：湖北中光印刷厂

地址：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

发行单位：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

电话：2832007

发行范围：公开发行

邮编：430014

定价：4.80 元

目 录

武汉文史资料(季刊)

(1996年第三辑)(总第六十五辑)

经 济 鉴 往

- 昔日汉正街 蒋明壁(1)
永利商业银行经营始末 刘涛清(7)
汉口码头的兴建与发展 张定国(11)
我所知道“三北”的来历 黄兰田(15)
铜器业与打铜街 汉 和(17)
汉口打包业的兴起 远 翔(19)
汉口的煤炭行业 万澄中(23)
猪行寻踪 王治平(26)
汉口鸡鸭业掠影 璞 之(30)
汉口的棉花集市 于福生(33)

文 教 天 地

- 我与“大江” 曾 卓(37)
我参与创办《大光报》的经历 徐铸成(40)
旧汉口形形色色的报纸 徐铸成(43)
一九三一年春武汉新闻界的一场风波 张克明(45)
统一街“洋帮”三书局经营特色 辛 鸿(47)
抗战初期的武汉书业界 辛 文(51)

戏 剧 舞 台

关肃霜成名不忘恩师	姜 公(54)
京剧的几位著名“猴王”	万少一(57)
“闭眼关公”与“睁眼关公”	万 封(60)
程之和他的父亲程君谋	澄 中(63)
汉剧琐谈	存 衷 王远翔(66)
楚剧漫话	谐 翁(70)
汉口群蜂抗日歌剧队	万澄中(73)
人民剧院屡易其名	刘志斌(76)

名 人 轶 事

陈绍禹访大智门车站作诗前后	翁 公(80)
汉口市市长万声扬及其一家	万澄中(82)
陶行知与汉口三小的“小先生”活动	董玉梅(85)
早期中国新闻界名人周培德	周培桢(88)
吴定奇与汉口育德女中	万少一(93)
汉口第一个喝自来水的人	汉 和(96)

政 坛 风 云

农工民主党在汉口的地下活动	陶斯元(98)
汉口庆祝“西安事变”和平解决一幕	舒兴文(102)

沦 陷 岁 月

“冬月初四”大轰炸·····	房 方(104)
“大孚”宪兵队的罪行·····	徐明庭(106)
汉口沦陷时期闻见录·····	刘昌浩(108)
沦陷时的汪伪二银行·····	钮公健(113)
汉口沦陷时的公开赌场与花会赌博·····	奉 子(115)
日伪时期的军票与中储券·····	宋 玉(118)
汉口六渡桥纪事·····	黄金周(120)
日军投降前后之汉口·····	皮 信(123)
旧汉口的特务宪兵和伪警察·····	沉 钟(128)

社 会 百 态

汉口第一个气象观测站·····	甘胜祿(132)
汉口公益联合会十一分会·····	毛柏松 吕奎卿 李景紫(134)
从歇后语说到汉口的茶馆·····	王远翔(137)
汉口的酒楼·····	刘沧源(140)
“特税”世界·····	徐铸成(143)
汉口的观音阁·····	黄金周(145)
汉口的“天桥”·····	蒋明璧(148)
汉口长沙会馆·····	李西亭(150)
旧汉口的公共交通·····	张定国(152)

街 衢 沧 桑

汉口纪念孙中山的几条马路·····	伍期信(154)
岱家山历史的见证·····	萧千臣(157)
黄孝河与黄孝河路·····	萧千臣(159)
汉口的六角亭·····	晴 川(161)
纪念抗战胜利的芦沟桥路·····	蓝毓柱(162)
汉口有个“鸭蛋壳”·····	程千庭(164)
宗关地名考·····	黄 荒(166)
宝庆巷的形成与发展·····	王志芳(168)
“汉口第二特别区”五条街名来历·····	杨 秧(171)
精武路的变迁·····	张京师(173)

※ ※ ※

附录:

《武汉文史资料》第 38、48、56 辑

(即《汉口忆旧》之一、之二、之三)总目录·····	(175)
后记·····	(183)

昔日汉正街

蒋明璧

我是在汉正街土生土长的，在这里生活了近 80 个春秋，汉正街昔日的情况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，特作此文。

昔日汉正街商业经营的品种几乎是包罗万象，应有尽有。经营性质有行栈、批发商、零售商。

行栈方面有粮食、牲猪、瓜果蔬菜、鲜鱼、药材、山货等。行栈一般的只是起个掮客的作用，“行不吃货”这是条行规。收益主要是靠佣金，称之为行佣。我家是经营牛皮山货的。如一笔黄狼皮的生意，双方成交之后，提取 3% 的佣金。所以有人戏谑行栈为“两个肩膀抬一张嘴”。

行商方面：粮食行多半在杨家河至硃口沿河一带。出进手很大，因之获利也不小。如邓隆盛、肖丰祥都是硃口知名的大户。同时依附于粮食行的还有“打住记”和“缝包”两个行当。粮食船到了，打住房的负责灌装，缝包的则负责缝包。这两个行当是世袭制，如遇穷病之际，也和码头工人一样可以“卖扁担”。

牛皮行、山货行较粮食行要少一些，也都集中于硃口，如蒋元顺、喻三盛、公盛等。

药材行集中在沈家庙，药帮巷即因此而得名。

牲猪行最大的一家就是曾义兴。另外在汉正街上首沿河一带名为石膏帮的，是集中石膏行栈的一块地方。有名的如陈森记、汪

恒隆等。

蔬菜、鲜鱼、瓜果不一举例，如小新码头就是当年的土产集散地。

批发商实际也经营零售，如逢年过节，乡下人进城一担萝筐，在杂货店批一些香纸蜡烛、糕点、山货等回乡赶市。除海味号大半是做批发生意外，其它并无正规的批发商店。

零售商大致可分为商业、饮食业两大类。商业中较大的为绸布业、百货业、杂货业（即副食品业）。

绸布业旧时称为布铺。最大的两家是谦祥益和怡和（在今大水巷下首）。谦祥益的名气不光限于汉正街一地，而是遍及三镇及四乡八岭。谦祥益善于经营，资金雄厚。相传他家是孟良的后人，杨令公在两狼山碰碑而死，孟良奉命盗骨搬尸而获得一批珠宝，因此致富，不知确否姑妄言之。

百货业旧时叫“广货铺”。分布全街，较大的如新街内的维新，正街面上的章复兴、周义发、庆生祥、庆和祥等，他们之中有的产品是本店制作的，如庆生祥的瓜皮帽、杨东兴的鞋子都有些名气。

杂货店（即副食品商店）因为经营的是人民大众生活必需品，数量最多。比较有名气的有裕原、元成（即硃口食品厂原址）、源美、久康、汪玉霞、锦春、瑞和等。

有的店还有特色经营，如汪玉霞的糕点，源美的酱品都是受到人们喜爱的产品。

总之，汉正街是万商云集，百业俱兴，是华中地带的一个大市场。行业之全、店面之多，难以赘述，还有一些典型商业。

汉正街的餐馆可分本帮馆、徽帮馆、巴兜馆、杂碎馆等几类。

本帮馆以老大兴最为典型，它是以湖北口味为主，“扣肉”、“鱼杂”作为当头炮的菜，这类菜基本上不赚钱，以招徕顾客。

徽帮馆以大江楼为首，拿手菜是“鱼菜”，他们有湖北菜中所

没有的“红烧鱼头”颇受欢迎。在徽帮馆吃饭是用生铝钵蒸的饭，这是标准徽帮馆的主要特征。

巴兜馆是一般劳动人民所喜爱的馆子，他们不讲究陈设与装璜。炉灶摆在门前，高高一截小溜子（即小蒸笼）是个醒目的标记。一二毛钱可以吃一个炒全盘（即猪头肉之类的炒菜）或一个蒸肉。甚至几分钱可以倒一个“压桌”，所谓“压桌”就是小笼蒸的藕或芋头之类的菜。

杂碎馆是一般比较穷的市民去的馆子。门口一口大锅，熬满了牛肠牛肺的一锅汤，独具饮食业所讲究的色香味三者之中的一个香字，吸引了许多老饕纷纷上前。当时我虽是一个衣冠楚楚的青年，也常常去光顾，要一碗豆丝，来一个牛骨头，配上一碗酒（这类馆子用小碗盛酒），经济实惠，别有一番乐趣。这类馆子在汉正街以王仁记、艾小贼等较为有名。

在日伪时期，饮食业畸形兴旺，石码头对面正街上有一家高档馆子名称“随园”，其次永宁街口“六月雪”、“郭饕泰”都是通宵达旦供应，专作一些赌棍、瘾君子之流的生意。

其它商业有江南铺（即土产）。鞭炮店则是兼营凉席、棉絮的商户。

国药店在汉正街，赫赫有名的莫若叶开泰。相传是前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后人。此外如天兴愈、万鹤龄、九芝堂亦有相当名气。

汉正街另有一批属制作、加工的自卖商店。如煤炭店，湖南的木板船运来的原煤，煤店即自行加工出售，俗称炭元铺。

又如米厂，硚口的源和、同盛等店从河边粮食行进谷麦加工出售。当时卖米用量具，分石、斗、升计量。质量以天、地等具号分别，天字号的米就是二等米。另外还有杂粮铺，这类商店专营杂粮，不售米面。

油店之首当属鼎升恒（即今存仁忠对面），业主是当时鼎鼎有

名的律师张楚信。

文具店在旧时称为书束铺，较为有名是蓝金秀（在今白家巷附近）。店主蓝熙周后靠身日伪，沦为汉奸，曾任日伪汉口第一任维持会长。此外还有几家笔店较有名气，如焦林魁、大极图、梦生笔店等，有的可与邹紫光阁抗衡。

金银号（旧时称经营金银首饰业者为金号或称首饰铺）。最早而规模较大者当推升基巷口宝成楼。日寇占领武汉后，汉正街石码头一带也新开了几家首饰店，但均好景不长。

茶叶店当推车和顺（即今永茂副食品商店的原址）。其次是抱云轩（即今永宁巷上首）。

酒业旧时称糟坊。这是自产自销的行业，分南酒与汾酒两大种。经营南酒多为本省人，经营汾酒为北直帮，旧话说：“要喝酒，到研口”，在研口汉正街不到一华里，拥有大小糟坊无数家。北直帮集中在上段，如老天成、益成、大有等店都是很有名气的。本帮武昌豹灏鲍家经营的糟坊，如聚泰和等就有几家。另外不属自产专事零售的，旧时名叫“卖吊酒”。杂货店并不经营，而是由一些小店来兼卖卤菜、靠杯酒店里经营。

还有一些现已不常见的行业：

糕面铺：是加工水切面、干挂面出售的店铺。还有另一个现已绝迹的行当，就是预订加工寿面、寿桃，专供生日用。还制作烘糕、状元糕等小食品（原料是米）。

彩轿店：租赁为主。租赁项目有喜轿、抬盒，专为人结婚服务，以乾丰里对面曹景云最大。

纸马铺：主要是扎糊一些纸人、纸马、纸箱、纸房等，一般办丧事买来作为烧祭之用。也扎龙灯、花灯、风筝等物，是一种传统手工艺术。

丝烟店：用烟叶压成砖块，刨成细丝，专供旱烟管吸用。旧时一般行栈多具备一些旱烟管，管内肚里盛水，吸时呼呼作响，同

时配备丝烟、煤纸（搓成细管状，是一种吸用时的火具），供顾客用。

泡菜店：专营各种泡菜。泡制的萝卜、红辣椒、黄瓜等，风味特殊、价格便宜，为佐食稀饭的佳品。

铸造业：多半在上下横堤一带，俗称为机器作坊，以铸锻为主。

嫁货铺：也是在上下横堤一带，自制家具出售，做工精美，制出家具有的边柜空镂雕花，称为小木作坊。旧时小木师傅工价最高。

寿木店：专做棺木，在大夹街一带，寿衣店也很有几家，专做亡人的衣帽鞋袜等。

这些行业至今已不复见。汉正街由于市场繁荣，因之旅栈等服务行业也应运而生。

旧时称旅店为栈房，称仓库也为栈房，其分别是一曰“客栈”，一曰“堆栈”。汉正街毗邻巷里，小旅店比比皆是，最大的应该是新街“内人”和街口的“大西洋”。武汉沦陷后，日寇对市民在精神上进行毒化，诱导嫖娼、赌博、吸毒，因此旅店增多，到处都是。大一点的房子都被汉奸、特务、帮会头子霸占改为旅店，如乾丰内长城旅店（现在三曙街办事处），当时是月宫饭店，专为赌徒、嫖客服务。

汉正街除了上面谈到的行业，还有经办出口的商户。出口商最大的行业是猪鬃、牛皮及其它畜产品。汉正街畜产品行户的托卖品多由洪益巷、大江家院、牛皮巷的出口代理商收购。有名的大商户有高伯常、高仲常等。汉正街的猪鬃商多集中在观音阁一带，他们经过整理加工成扎交出口。最有声望的出口商当属贺衡夫先生（桐油商户）。

汉正街的大户为数不少，其中名牌商户及产品也不少。市上流传的有苏恒太的伞、叶开泰的药、汪玉霞的酥糖和高洪太的锣。

苏恒太伞店座落在关帝庙（即关帝街），以质量好取胜。叶开泰药店在大夹街，俗语称赞说：“叶开泰的药‘闹’死人都是好的。”高洪太的锣更是闻名全国。此外还有谢胜兰的香，老九如的梳笼篦子，未必居的包子都是些名牌产品。

市场集中也是汉正街的特色，如升基巷全条巷都是餐馆。合成里集中参燕号，沈家庙集中药材行，宝善堂集中黑市荒货摊（即废品）等。

（硚口区政协供稿）



永利商业银行

经营始末

刘涛清

永利商业银行是“裕大华”企业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创办起来的。

抗战中期，“裕大华”的各个纺织企业及利华煤矿的机器设备已迁至四川后方等地，并在重庆、成都开办了裕华纺织厂，在广元开办了大华纺织厂，由于经营得法，盈利颇多。利华的电机等主要设备，因迁以后未继续办矿，则作价投资于本系统的重庆、成都、广元等纺织厂，但仍有多余现金待用。为避免因战时通货膨胀现金贬值，经过董事会议，以利华煤矿为主要投资者，并吸收部分资金，于1939年初，组成义永昌字号，经营货物，从事商业活动。不久，鉴于经营钱庄有利，遂由义永昌字号改组为永利钱庄，吸收社会游资，进一步充实经营货物资金。因钱庄规模较小，经利华总经理黄师让提议，“裕大华”董事长苏汰余及常务董事徐荣廷等同意，决定将永利钱庄增资改组，扩充为永利银行，于1940年着手集资组建。按照当时关于筹组银行的程序登记注册手续，委托重庆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代办，于1942年8月领到了财政部颁发的银字第496号营业执照。在办理增资改组及申请登记注册中，因法币一再贬值，于同年10月底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议定股本由初期议定的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，全由“裕大华”系统的企业投资。其中裕华300万元，大华330万元，大兴60万元，

利华 60 万元，由利华控股的义永昌 250 万元，合计 1000 万元，一次收足。公推卢澜束、黄师让等 9 人为筹备员，主持一切。其后，复召开创立大会，公推苏汰余、黄师让等 11 人为董事，组成董事会。董事会又公推苏汰余、黄师让、黄仲谦、陈梓村、石凤翔 5 人为常务董事，于 1943 年元月 23 日在重庆举行开幕典礼，设总行及总管理处于重庆。当年，先后开设了成都、西安、兰州三个分行，重庆窍角沱分理处及广元、宝鸡、达县、平凉等分支行处。由于“裕大华”资本雄厚，永利银行的普通存款不数日即达 1100 余万元，超过了原有股本。抗战胜利后，总行迁汉，根据当时颁布的新银行法，改称永利商业银行，又在汉、申设立了分行，分支行处总计达 10 余处。

永利银行的股本，既系“裕大华”系统各企业所投资，故本系统内称该银行为各企业之“连支机构”，其经营方针为“互助互荣”。主要内容包括：本系统各企业之重大借款；代收货款；代发股息；代保证承兑；代放款、汇款；代结外汇；办理本系统职工之优利存款；本系统企业向外借款；代为担保等等。在这一方针指导下，“裕大华”系统各厂所需流动资金，大部分在永利银行透支使用，据《永利汉口分行结息明细表》统计，1947 年的分月透支数（积数），常在 200~600 亿之间，1948 年“8·19”由法币改为金元券前，月透支数（积数）常在 500~2700 亿之间，虽然由于当时恶性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按物价指数折算，也约合抗战前法币 500 万元。其中，永利银行支持本系统各厂的两次重大贷款为：一是抗战胜利后重庆政府解除对花纱布的管制，重庆裕华纱厂仓无存棉，陕西产棉区呈现棉价猛涨趋势，公司领导深感忧虑，幸有永利银行倾全力提供资金，一次即在陕西购得原棉一万余担，保证了重庆裕华纱厂的原棉供应，得以继续生产。二是抗战胜利后武昌裕华纱厂复员，需款浩繁，亦由永利按需要尽量拨付，使之按期完成了复员任务。

永利银行的存在与发展，既与“裕大华”系统休戚相关，在“互助互荣”方针的指导下，扩大永利规模，提高永利银行在全国银行界的信誉及知名度，实为头等重要大事。抗战胜利之初，即计议由“裕大华”系统各企业投资，兴建永利大厦，作为永利总行、汉口分行及“裕大华”总管理处，本系统各企业董事会的办公处所。武昌裕华纱厂拨出在汉口江汉路的地皮作为建筑永利大厦之用。1946年元月初计划约需资金法币30亿元，但由于法币急剧贬值，到武汉解放初期建成时，实用法币及金元券分别各达600亿元和1.1亿元，实现了“裕大华”系统各管理机构均在一座大楼办公的愿望。此大楼座落于汉口江汉路6号，高达9层，为当时汉口楼层之最多者。建成后改称兴华大厦，“文革”期间易名红旗大厦。解放后在此大厦办公的有《湖北日报》、《长江日报》、《武汉晚报》等单位，现由武汉市纺织工业局独用。

影响永利银行发展并使之遭受致命打击的主要有两件事。一是国民党政府为了作垂死挣扎，企图免遭经济崩溃，于1948年“8·19”实行币制改革。废除法币，改用金元券，规定每2元金元券合银元1元，有金银担保等骗人花招，并强迫私营银行、银庄及个人持金银到中央、中国、交通等银行兑换金元券。永利迫于政令，向上述三银行兑出黄金797.2两，折合金元券15.74万元。但金元券随之急剧贬值，此项黄金等于奉送。二是设立“强丰”暗号、暗账，进行非银行业务的各种货物贸易败露，汉口分行被查封停业。永利是由经营货物之义永昌字号两次改组而成，为避免自有资金因币制贬值受损，暗中经营货物，以达到保值增值及漏税的目的，另外大量吸收存款，作为对本系统各企业放款之用。永利银行成立后，于1945年初，即在行内另立“强丰”字号，分支行处亦有暗号，以经营黄金、美钞，运销花纱布及桐油等物资。抗战胜利后，“强丰”移至汉口继续经营该项业务。不料1948年11月初，祸起萧墙，因汉口分行稽核处襄理陈南图与副理刘志